

語絲第一三九期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出版

關於譯詩的一點意見

劉復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日，在倫敦譯完了十二個一首長詩，打算把稿子寄給豈明，託他在中國發表；同時寫了一封長信，把我對於譯詩的一些見解，略略說了一說。後因譯稿中尚有修改，一擱就是幾年；那封信，也就連累着沒有寄出。今將原譯稿重新改正，預備印入揚鞭集下卷；信裏的話，自覺說得還不大錯，故節錄於此。

一九二七，七，三，北京。

……所以我願意把我在這一回翻譯上所得的一些經驗，向你說一說。我們的基本方法，自然是直譯。因是直譯，所以我們不但要譯出它的意思，還要儘力的把原文中語言的方式保留着；又因直譯(Literal translation)並不就是字譯(transliteration)，所以一方面還要顧着譯文中能否文從字順，能否合於語言的自然。在這雙方

擠夾中——sandwich——當然不免要有犧牲的地方。但在普通應用的文字裏，可包含的只是意義（很粗略的說）；而所以表示這意義的，只是語言的方式：此外沒有什麼。到了文藝作品裏，就發生一個重要問題——情感。感情之於文藝，其位置不下於（有時竟超過）意義，我們萬不能忽視它。但感情上種種不同的變化，是人類所共有的；而語言的方式，却是各不相同的。（猶如講文法，時間中有過去，現在，和將來，是普遍的事實；而在某一種語言中用何等的方法表顯他，便是各別的。）又一種語言中某一單字的機能（對於其基本意義而言），與另一種語言中相當的一個單字的機能，決不能完全密合。（嚴格說來，無論在兩種不同的語言中，或在同一種語言中，竟難於找到兩個機能完全密合的字；通常彼此翻譯，或彼此訓詁，只用他一部分的機能的符合。）因此在甲種語中，用什麼方式或用什麼些字所表示的某種情感，換到乙種語言裏，如能照它直譯固然很好，如其不能，便把它的方式改換，或增損，或變改些字，也

未嘗不可；因為在這等「二者不可得兼」之處，我們斟酌輕重，苟其能達得出它的真實的情感，便在別方面犧牲些，許還補償得過。此外還有一個偏於韻文方面的聲調。我常在英國人所譯的外國詩的序言裏，看見「原詩的聲調是竭力保留的」一類話；又在本國時，也聽見人說：「譯外國詩，最好要把它的聲調也譯出。」這真叫我模糊了！取個反例，是不是要把

「長安一片月，」

譯做了

「Beneath the light of the Crescent moon，」

而吟誦起來，仍舊聽得出是「平平仄仄仄，」才可以算保留了原文的聲調？不然，又怎麼說？據我想，聲調是絕對不能遷移的東西：它不但是一種語言所專有，而且是一種方言所專有。所以Thakkur (Tagore)把他自己的詩，從孟加拉語譯作英語，他也不能把孟加拉語的聲調，移到英語裏來：我們要知道他的詩的聲調上的真美，除非請一個孟加拉人來按着原本吟誦(Chant)，或

依了孟加拉的語音，合着Hansen自己所編的曲譜唱。又如Ossian的詩，是用蘇格蘭的方言做的；若要把它譯作標準的英語，只須把「a」改作「ai」，把「hae」改作「hawe」……有多大的難處？然而一改之後，聲調便完全失去：你若把它讀給一個蘇格蘭人聽，感動力就遠不如原本的濃厚了。大約讀者在文藝上，永遠脫不了些神秘作用。我們做文做詩，我們所擺脫不了，而且是能於運用到最高等最真摯的一步的，便是我們抱在我們母親膝上時所學的語言，同時能使我們受最深的感動，覺得比一切別種語言，分外的親切有味的，也就是這種我們的母親說過的語言。這種語言，因為傳佈的區域很小（可以嚴格的收縮在一個最小的地域以內），而又不能獨立，我們叫它方言。從這上面看，可見一種語言傳佈的區域的大小，和它感動力的大小，恰恰成了一個反比例。這是文藝上無可奈何的事。但何以如此的呢？就是因為有了那絕對不能從此方移到彼方的聲調。從前Pope譯了Homer的Iliad與Odyssey，他同時的學者Bentley

向他說：「這（譯本）是首好詩，Mr. Pope；但你決不能叫它 Homer。」後來議論這項譯本的，也都說：詩是很優美的英國詩，可已失去了古希臘語中狂風吹怒海般的聲調。Homer 早死了，誰能聽得見他的聲調。若說從文字中及現代的希臘語中，可以得到些它的痕迹，也誠然是有的事；但一些痕跡算得什麼？而況即使全得了它，也是搬動不得。Pope 的毛病，便在他只能做他自己的細膩風光的詩，却忘去了 Homer 的高朗豪大的神情了。要是他能得到這神情，他雖然不把原來的聲調搬過來，他一定能在譯本中得到一個相當的聲調。我想，我們在譯事上，於意義之外，恐怕也只能做到求聲調於神情之中的一步：這是我最近的見解，愿意和你討論的。

此外還有一件小事，也可以附帶向你說一說。一件是我對於人名地名，從前主張竟用原字，不加翻譯，以為這樣可以比較的正確些。現在我在應用文字中，仍用這個辦法；但在文藝作品（至少是詩）裡，却變了意

思，以為還是譯音好些。譯音誠然不能正確，但在文藝作品裏的人地地名，雖然不全是，却有大半是符號作用，和×沒有什麼兩樣；所以不止確些，關係也並不大。若是把原字直用到譯文裏去，正確是正確的了，但在聲調的調勻上，我們簡直無法可想。Austin Dobson 所做的 Essays in Old French Forms 詩裏面，把許多法國的音，用到英語裡，聲調上仍舊能調勻，可算文學上很了不得的手段。但能把英法語音相差的距離，擴大到歐亞語音相差的距離，恐怕 Dobson 也要沒辦法。所以我主張把它譯成華字，使它有些華語的氣息，安排起來，似乎可以容易些。但這個問題很小，而且是我一時的見解，恐怕未必全對。……

感想

——生活的昇華與藝術的還元——
上

題目是偶然湊上的。不過一點感想。
新近在堆積已久的試驗答案裏找出一本已經不在世

上的一個青年的試卷，對於那個處置真是費了籌思。有時竟想道不如以『一本試卷』為題試做一篇小說罷。那個青年是距今兩月以前轟動全國的二十人同時被處死刑中的一個。他是W。

因為講義的性質與班次的編列上極不易把全班中的名姓一一認識那個本人。然而以那本試卷為中心實在也有許多許多的感想湧現出。要做小說竟其過多於實感樣的難得去安排。其實在小說裏描寫的，我是太缺少W君本人的知識，而只有文藝的自由可以狀述的有我許多許多委婉微細的感情。譬如W君被捕的那天有一個C君來訪問。那個C君只在隔天與W君在同一處被捕，後來得邀從寬發落。而同一學校同一籍貫同一時地被捕之W君竟遭殺戮。大概差不多年紀罷。以C君年青的丰貌與英爽的表情大概也可以捉摸得到W君的一點面影。自從執行死刑的翌日，報上登載W君的履歷說是另一某大學的學生。我就想道『那就不是班上的人了麼？——總之，仍是可堪痛惜的青年！』不久就見到報上登出某私

立大學的更正，說與事實不符，查無此人云云。偶爾有一天我在車上從那個看守所的灰色門前經過，其時只離死事後三四天。我從課堂退出後還覺得心頭壓迫。想道真沒有問一問同學中可有W的遺像之類借我一看。（適巧京中各報登出的相片中沒有W君。）但馬上想道又是感傷性而終止的最近有一晚上我從夜半醒來的默想中彷彿就是不看相片我已領會到或是記憶起那個W的面相來了。其實我從未認識過他。但我班上有一個很像湖南籍貫的T的面相。比之那個T好像要神經質一點而易於受真摯激動的面相。身裁中瘦，鼻部稍高，眼目秀小，時時以一手向後整勒頭上的長髮而熱心聽講的，從講堂上的那個印像看來只是溫穆聰敏的性質。總之我此刻腦中覺得自有一個面相的存在，而且認為一定是那個W的面相。我現在是以那麼一個面相來想像這本試卷的作者以寄託我追憶的心情。

如今回想起來自從那時連次被捕成爲一案的許多人中間我沒有普通關心以上的關係。被捕後未處死刑以前

的W君乃與被捕前一天來訪問的C君一樣或是與我還要模糊的關係。就是那裏面的L氏也僅止相識。因為被捕後時有種種謠言，而且終究那麼一大羣知識階級入了獄，說也覺得什麼似的，此刻我有好許多或是走在路上或是坐在家裏的津清的突然之間想起了那些人來那個案來的幾個記憶。譬如有一次我坐車從神武門經過到了北池子北口的地方，有一天朝上我想起了那還不知如何判決的一案中的許多被囚的人來。我可以說，我曾為他們默禱過。就是他們就刑的那個下午，我什麼都不知道，到了西城教育部去聽了初次入京的K博士的公開講演。在那個歸途偶爾忙中抽暇的走進了中央公園。看到晚來的春天也已非常穠郁了。『第一自己又能迎接這個渴望已久的春天』。一頭那麼想，一個人在社稷壇前新綠的樹下靜靜地走了一回想把方才聽到的講演理出一個頭緒來。又是突然之間的，『那些關禁在警察廳內的人們不知這樣，但望平平安安地完事才好！』那天晚上我也什麼都不知道。

就是那個翌朝。我照例朝飯後一個人在院子裏漫步片時。想把昨天的講演寫出一點頭緒下來；呀不錯，我清早已寫下了一段，那是朝飯後正想再接讀去的時候，對院的G君走出來預備出門去的。忽然對我『你知道麼？昨天下午守常他們一起二十人被殺了，』那麼說。『呀，昨天下午？昨天下午什麼時候？』『兩三點的時候。』因為還沒有看到朝上的報。而我何以要問G君昨天什麼時候呢，我自己也是咄嗟之間沒有省察到。也許因為他們臨死時候，我正在公園的那瞬間。

我那麼的累贅而幼稚的感想誠哉要不是隨筆而寫，一定不說的了。也許有些人讀不到此早已厭倦。我也知道我說得累贅。又因為那些話太瑣細而不關大體。再說壞一點是一些幼稚的感傷。

然而我想。我想要是有人是有描寫的本領聽了我的話做一篇小說的時候，就是我這種累贅的話也能像畫家的筆帶樣的很有濃淡的把它在調色板上勻練一道，然後隨心所欲的表現於畫幅上，那末不一定成爲名畫或是傑

作而比我說有精采能動人，或者至少我的自己滿足是可以得到的。得因為更能夠表示我實在心起頭現過的感情。這是藝術家的本領。藝術家往往能夠「無中生有」。當真「無」中能不無生「有」自是問題，然而已經有的事物更能狀述得惟妙惟肖是決無疑問的了。

其實對於藝術家也不必都視為天生特有的才幹。所謂本領也可說是一種手法。一種經了若干磨練修習到的手法。天分固然要緊，磨練也是不可少的。設一個譬喻罷。藝術家的手法好比常人手裏拿了一個望遠鏡或是顯微鏡。就是天分不大高的人有了熟練伸縮焦點法的望遠鏡顯微鏡的那個手法；就可以把眼前的事物看得遠透而清晰。常人只要借了那個望遠鏡顯微鏡——由手法而成的藝術——也可更能得到那個事物的真實。

所以藝術是種教養，可使人類多多接觸事物的真實性。萬不能與同一目的的科學加以緩急輕重得的：現在姑不詳論了。

藝術家能不能從「無」中生「有」着實須經詳密的討

論。但是藝術家可把「有」表現出「更有」來那是照上述的一個小例大概可以明白。我說「藝術教養可使人類多多地接觸事物的真實性」原來不是說藝術家好像魔術家能夠變出各種戲法令人一時的愉快，所說的從「有」表現「更有」乃是原來早已有了的事物常人沒有望遠鏡或是顯微鏡所以看不到眼裏來，經了藝術的反照使人更接近於事物的真實性，如是而已。

世上有許多過眼雲烟模糊而來模糊而去的事實都能借藝術的反光鏡來傳示給人看。有些的確像看了魔術家樣的戲法令人愉悅的。而有些則不然。因為藝術裏從「有」中發見「更有」的真實，就是「早已有了」的真實性。先時沒有上到常人的眼目罷了。

從藝術家的眼光中，手法中——他們的反光鏡中，能把尋常的人事無論大小透現給人以那個真實。此之謂生活的昇華。當然藝術的表現與望遠鏡顯微鏡的發見只是譬喻法上的相同；在那個鏡光之下的事物本身愈偉大那末那個發見也尤偉大。要在藝術的創生上說，有

藝術家天分的透視力與手法的表現力的問題；又有作藝術對像之活動的生活本身上意識的人生自身上的緊張性與分泌性的種種問題。總之藝術不是戲法式的變化乃是L.H.本身的昇華。

世上有許多未經望遠鏡顯微鏡的同樣，有未經藝術的許多許多偉大寶貴的事實。

我對於只留下了一本試卷而去的W君何以不能像雲煙之過眼呢。我心頭微微感動到。

我於W君之死及他致死之因的什麼主義啦，黨派啦，或是把他處死的什麼軍閥啦，黑暗啦，種種還都看得十分渺茫。W君生前到底信奉的什麼主義，入的什麼黨派我也不能了了。把他處死的固然是軍閥，手續也像黑暗。但是嗣後像W樣死的青年到處已經無數了。在W君初死那時的世論到今日就有了變遷。至少從一種眼光中看來是如此。總之時光往往把我們的悲喜苦樂或是仰讚，或是輕譏的事物來迅速截然地變換其意義與價值。W如果不死在那時或許死在此時的。或者不死在北方或

許竟死於南方的。我不為W的死向世人辯解。我只提省一下說W的死有只能在藝術裏方能全現方能長存的那個真實。我真遺憾去想一點都沒有為這個工作努力。但是我不信那個真實是個空虛結果是屬於無的。想到我因實感過多而竟其不能執筆。超過了構成藝術的人生現象，這不能解作昇華過剩的充實熾烈的L.H.了麼？

手邊留下一本薄薄的試卷。而你確確實實寫下了你自己的生生活，用了你自己的血，W！

遺憾(夢之九)

天行

「N的美意，以及你的濃情，我都沒有能使你們滿意的有著落，是我的遺憾！」

「當那次江南在醞釀著第一次不可避免的戰爭的時候，是我開始對你應該抱憾的時候，也是辜負N的美意的開始。其時N和我也不過因為她的W與我的友誼才得相識。」

「先是NW的計議，然後一個正伏中的下午我們在

像無準備而又是有準備的情形中邂逅相見。我並沒有什麼惡意，也沒有十分好意，似乎是較粘著的有你一個印象。W的詢問，以及我的考量，不過都是推想中的假設。所以我更抱憾，因為這樣才使你的濃情，而且從來未曾向任何人發過濃情，沒有著落了！我要證驗我的假設，於是在一種試探中和你談話，M湖樓上和H湖舟中；當時NW間正是『月半的潮頭』，他們的暢快怕比我的抱憾還要加倍。

『M湖上的盤桓，我們隱約被N和其他幾位朋友撮弄得異常難對付。我簡直遇到小姐們，就是許多陌生的人也是，便進退應對不知所措，F女士說我呆板是對的。講不出的縮瑟，說不出的韻趣，只在難對付中讓他們賞識過了。這便那外力的湊合，使得我對你抱憾的又一步。我承認，我神經系中確實受了很大的暗示。』

『H湖中泛舟，我們一共有三回；那年是第一第二兩回，回回有NW同行。明月皎潔的照着，一行人在山徑中躑躅，暑氣已經隨日光歸去。他們倆，肩靠肩邁步

而前，似有意剩下我們，好各得接談的機會。山路有那樣闊，我們能平分的佔有；情勢使得我們不能再先後的離開，因而瑣碎的會話一零半點的度過這段路途。這比較可記憶的事實，會話的反映，我誠然沒有十分好感，也並無什麼惡意。然而那時已是多一層的教我抱憾，因為恐怕在你已是也確實受了很大的暗示。

『我雖然為一般朋友視為世故的，其實却最不世故。那時已是兵慌馬亂，Y兄的盛誼招待我，我則毫無有答謝而拜訪的表示。但是這正是因為你的緣故；我總以為為教對我好的人感苦痛（雖然在人或不是苦痛），是一件最不美滿的事，所以便忽略了形式。現在說來，不能不算我的遺憾！』

『戰爭開始之後，匆匆的離了N城回到P城。我也曾得到你的信，當然的事實，總是我先有信去；——記得N的吩咐也說過，總得我先有信。「花落水流」的新感慨使得我對你抱憾！我對於你的信依然沒有十分好感，也並無什麼惡意；所以有遺憾的原由在此。』

「那『花落水流』的感慨，我想不說了，總之是使我對你抱憾的最大的機會吧。自此而止却也憾不甚深，可是最抱憾的是在西湖第三回泛舟的時期！你假使經過一回考憶，或者可以明瞭我彼時的態度。我怎樣能漠然的毫不理會，但是又怎樣能昧然的表示決絕，友誼應該有相當的維持。那麼熱的酷暑，爲著壓我的口腹，魚呀，瓜呀，多費了你的心情。聽到我說生過重病，自然顯出緊張的感情；把含有責備的詢問，爲何我再也不寫信，自然的放過。我抱憾，我實在不願意那樣回答，終於在輕淡的態度中回答了。你却如何的誠摯啊！很不耐看的拙字，你又要我在那絹箋上塗榻！我的推辭竟引起了精神上的不愉快，然而遺憾，遺憾，我那時不應該不推辭，推辭便是抱憾的表示，雖然後來無法過却，也就寫了！後來我就往S埠去了。」

「這使我只有抱憾！辜負了你的濃情，辜負了N的美意！即使『花落水流』的感慨足以算懲罰，遺憾還終是遺憾！江南的湖光山色現今沈浸在擾攘中，但願你平

安；更願你能有得到著落的滿意；把關於過去的遺憾補起！」

四，十七，一九二七，漢城寓樓。

「契訶夫隨筆」抄

衣萍

如果你想得着一點空暇的時光，什麼事也不做好了。

IV夫人，她自己賣自己，對於每個買她的人都說：「我愛你，因爲你不像旁人的討厭。」

他含怒地簡明地說：「你爲什麼不把你的太太的信給我看？我不是你的親戚嗎？」

埋沒在傻子們中間比受他們的恭維好得多了。

主人已經死了，樹木爲什麼還生長得這麼茂盛呢？

N是一個女教員，晚間，在他回家的途中，有人告訴她，X愛上她了，並且還想向她求婚呢。N傻了，她從來沒有想到過結婚，到家之後，恐怖地戰慄地呆坐着，她睡不着了，哭了，快到天明時，她深深地愛上X了。第二天，她聽說這完全是她的朋友的猜想，X要娶的不是她，是Y。

一個八十歲的老年人同一個六十歲的老年人說：
「你應該害羞呵，青年人。」

如果你怕寂寞，不要結婚好了，

只要你說話有威權，你就是說謊，人們也會相信你的。

因為我死後要孤獨地臥在墳墓裏，所以我也孤獨地

活着。

一個聰明的人愛學習，一個愚笨的人愛教人。

IV天天喝牛乳，每次喝牛乳時他總放一隻蒼蠅在杯裏，臉上做出一個殉道者的神氣。問他的老僕人說：
「這是什麼？」他每天不這樣做一下就不能活。

從窗戶看出去，看見那運往墓地的死屍，說道：
「你是死了，你被運往墓地去，而我，我却要去用早餐了。」

一個年輕的太太訴苦道：「我的可憐的兄弟的薪水這樣少——只有七千！」

他無論冬夏都穿氈靴，他這樣解釋道：「這是爲了腦子起見，足熱了血就下流，所以思想可以清楚些。」

「媽媽，不要去見那些客人，你太胖了！」

星星消失已久了，但是牠們仍舊照着那些庸衆們。

他立在他的卑鄙的高巔下視人世。

我希望來世我能回顧這一生，說：「那是美麗的夢境呀……」

要是我富了，我要造一所金屋，裏面藏着許多裸體的肥胖女人，這些女人的屁股都塗成綠色。

教我如何睡去

徐玉諾

戰神約合了天爺，

時時緊張，

刻刻迫逼；

語絲

第一百三十九期

大地當作鏊子，

白燄捲燬，是

何處風箱正在吹噓？

我待要午睡，

教我如何睡去！

戰雲彌捲的中州，

胡慙樊寇，大戰，小戰，經月，經年：

屍身臭爛，遍地血泥；

現在乾了，焦了，白骨也都自燒了！

這樣時候，

這樣天氣，

我待要午睡，

教我如何睡去！

弟弟在死屍疊就的

戰壕裏作戰；

父親母親避彈，

躲在燒了房屋的牆角裏；

小孩子們餓得受不了，

撥開被血泥糊着的眼睛，

跑到白骨灰裏扒彈殼，

去到鎗砲局裏換飯喫。

天哪，

這樣的時候，

又加着這些東西在心裏，

我待要午睡，

教我如何睡去！

十六年五月十九日下午一時。

偶然想起了這時的家裏 經立

(一)

媽媽替弟妹妹洗澡，當紅日西沉的時候。

妹妹正戀在盆裏用嫩而胖的手打水拍——拍——地響

亮晶晶的兩眼斜視着站在旁邊的小哥哥，帶笑着，要碰她的小哥哥陪笑了一下，她以為他是鼓勵她，更笑迷迷地——而且出聲地笑——兩手起勁的拍，水滴濺滿了媽媽的衣服和臉上，媽媽強捉着她的小手，一面用手巾替她周身的擦，她很耐不過這不自由，呱的就哭了起來，媽媽只好用懷柔政策「乖乖……乖乖」地叫住她的哭聲，但總要到放鬆了的時候，方肯咽息。

媽媽懶懶地扭手巾，要扭得很乾，妹妹又要兩手拍着水笑了，淚珠還留在笑臉上的眼眶內，牽她起身時，少不得又要痛哭一場了。

這是妹妹慣演的悲喜劇。

(二)

二弟有了十一二歲了，他有派定的職事。

黃昏前，他手裏揮着長鞭跟在偉大的耕田後面趕他去池子裏晚浴，門前因為沒有屏牆，所以常常看得見。大概去的時候，牛兒人兒都是走得很遲緩；牛兒的尾巴

不住地在牠自己身子上掃拂，趕走那貪毒的蚊蠅。弟弟有時也帶個蚊拍，幫牠除害。回來的時候，牛兒是跳跑着，除了尾巴招展外，還用頭左右擊擦；可見得這時蚊蠅越集越多，被吸吮得不堪了。而弟弟依舊是慢步追隨着。

牛兒也許趁着逃難橫掠一點青青的稻蔬，則弟弟的「咳！」聲大起，連忙揮動鞭子加速地走；要是來得及時，還得加上一鞭，以遏亂略；但有時似乎過分些，「既往猶咎」地追賜一鞭，意在以警將來。也怕有別的原因，就是蒙害稻蔬的主人見了就氣平的，不會惡很地說「你這隻乃不管制你的牛，吃毀了我的生芽！」

(三)

晚上一家大小都坐在坪裏乘涼，除了公公爸爸和叔叔到汝水之畔的小店裏去消閒外。

稍長的弟妹們總是要求婆婆講故事。婆婆說：「我不知道講甚麼故事呀！怪熱呵，別要纏着鬧呀！」三弟說：「不！婆婆不講，我倒有一個。」婆婆說：「你有，

你就講呀！」弟弟把手向天空裏明懸着的月亮一指，「月亮裏有張果老在斫索羅樹，是不是？」說着問婆婆。婆婆說——忍笑不住地說：「這就是一個故事麼？」

弟弟嘿——嘿——撲向婆婆懷裏，不好意思。

妹妹們又咕噪起來了，爭着要替婆婆扇涼。婆婆拿出止爭的已氣說：「不要你們扇，我自己扇。」也有藉作調人的跟着說：「婆婆說她自己扇，不要我們扇。」只得沒趣地都散了。

遠遠地螢火蟲一閃一閃地飛來，弟弟妹妹就又一擁的揮扇去撲。撲得着時，就要惹起一場爭鬧，笑的也有，哭的更多！撲不着時，倒有個洋洋盈耳的歌唱——齊聲地唱「螢火蟲，繞過隴……」

一九二七，六，二二于北大西齋。

僑韓瑣談

天行

五「杭——蒿」

「杭——蒿」！「杭——蒿」！「杭——蒿」(hang)

-han)

我初到京城的幾天，差不多日日聽見，這種聲音攪和著鈴子的聲音，打路邊過去有好幾次。這是朝鮮人家出喪。未免太迷於「古」，我不由的想到「挽歌」的聲音也許就是這種腔調。他們的聲音很不揚，所謂「哀且長」，可以算得。

未述出喪情形之先，且把那位熱河日記著者駟汎隨筆中一段錄出，看看二百年前朝鮮人眼睛裏的中國出喪。這一條在「車制」下：

沿道日逢喪輿，不其制，而太質鈍。輿之大，幾如二間屋子。以五色錦緞爲帷帳，雜畫雲物雉雀。亭頂或爛銀，或結五色絲紐。雙轅長幾七八丈，紅漆，飾以黃銅，鍍金出色；橫杠前後各五，亦長三四丈，更以短杠兩頭肩擔。擔夫不下數百人。銘旌皆紅緞金字書寫。旌竿三丈，黑漆畫金籠；竿下有跗，亦架雙杠，必九人擔之。紅蓋一雙。青蓋一雙。黑蓋一雙。幡幢五六對。繼之

笙簫鼓吹，僧徒道流各具其服，誦唎念咒，以隨輿後。中國萬事莫不簡便，而無一冗費；此最不可曉，非可取讀也。

我所見的朝鮮出喪，確是比中國的叫化子遊行簡單。棺材是什麼樣子，因爲有輿帷擋著，不能明白。輿制像北京槓房所有擡禮物的擡盒；京城街上「買物塵」裏都陳列著。「買物塵」大概就是輿槓房棚鋪一類的買賣。一口棺材總不過五六個人扛著，看來很輕快的。輿帷只是紅幔綠走水，不加彩繡。輿蓋黑色，上裝一圓咕嚕。擡的人嘴裏不住的「杭——蒿」；另有一人搖著一鈴子。鈴子的聲音不是亂的，很合節拍的「丁——令——丁——令——」的響著；我想這和北京出喪那「敲木棒」的作用一樣。據說那「敲木棒」便是槓人們的移動脚步的標準。銘旌在最前面。棺材前面有一兩對布幢。我姑且叫牠布幢，因爲很像佛家的幢的式樣。牠也是紅布綠布做的，也許是古所謂紗燈，中國戲裏用的燈籠的樣子。送葬的人在棺材後面。沒有和尚，沒有道士，所以那一驚

驚訂訂」的音樂便也沒有。然而，有一天下午我正往學校去，途中看見很多朝鮮人站著看熱鬧，後來知道是一位貴族出喪。這自然較為鋪張排場，但也不過多幾對像燈籠的東西，和像亭之類。警察騎著馬在前頭，便算是上海大出喪雇用印度阿三騎馬開路一樣；但是並沒有軍樂隊！棺夫却也有三十以上；一個個麻布帽子，白布短衫，當然是喪服，與北京那婚喪通用綠袍較有分別了。

淺淺的觀察，大概朝鮮人的思想與生活幾於是整個的儒教化，所以他們比我們道教雜些儒教和佛教的混和思想與生活單一些。道教和佛教固然也一般存在在朝鮮，不過李朝以來很受壓制，不發達。關於風水占卜的習慣，我想蒐羅幾種朝鮮的書再談。

十六，六，十六

六「麻將」與「妓生」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朝鮮朴趾源入中國路過鎮夷堡，雨阻客店。他這日的日記。

七月初一日丁丑，曉大雨留行。與鄭進士，周主

簿，卞君，來源，趙主簿學東（上房乾糧判事），賭紙牌以遣閑，且博飲資也。諸君以余手劣，黜之座，但囑安坐飲酒。諺所謂「觀光但吃餅」也，尤為忿恨，亦復奈何。坐觀成敗，酒則先酌，非惡事！時聞閒壁婦人語聲，嫩轉嬌嫵，燕燕鶯鶯，意謂主家婆娘必是絕代佳人。余故托蒸烟，粧草入廚。一婦人五旬以上年紀，當戶據牀而坐，貌極悍醜，道了：「叔叔千福！」余答道：「托主人洪福！」余故久撥灰，流眼傍睨。那婦人滿髻插花，金釧寶璫，略施朱粉，身著一領黑色長衣，遍鎖銀紐足下穿一對靴子，繡得草花蜂蝶；蓋滿女不纏脚，不著弓鞋。簾中轉出一個處女，年貌似是廿歲以上，處女髻髮中分綰上，以此為辨；貌亦傑悍，但肌肉白淨；把鐵鏟子傾綠色瓦盆，滿勺了蕎黍飯，盛得一椀，和鏟灑水；坐西壁下交椅，以箸吃飯；更拿數尺葱根連葉醮醬，一飯一佐；項附鷄子大瘰癧，噉飯啜茶，略無羞容，蓋歲閱東人，尋常親熟故也。

……
我想一個「人」，他遇到異性都有這般的自然的性活動；所以這位以禮法自持的老先生也就非假裝取火而去探艷不可了。他能絲毫不隱藏的寫在日記裏，這是非常可貴的。

朴氏日記裏說的兩件事，我聯想到在這裏所常聽到的兩個名詞：「麻將」與「妓生」。

中國諺云：「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我在這裏屢次被這些問題問住，簡直無話可以回答：——

「是不是中國女子都是 *little feet*？」（所好他們不問「辮子」了！）

「是不是中國抽鴉片的人很多？」

然而，我只有自家嘔氣我們自家不掙氣，也並不想用許多反問別人家弱點的報復手段。同時提到「麻將」，我並不會，也總有幾分認爲不是好的遊戲；他們却個個很高興的談那個。我想這種迷戀的傳染，大約也不下於雅片；可是「麻將」成了世界的遊戲呢！幾個熱心學

中國話的朋友，他們居然能說：「碰」，「和」，「東風」，「西風」……「一索」，……「一筭」，……。有幾位屢次想得一副「麻將」打，可還沒有如願。有的人家，大約沒有事的時候，便合家湊成一場「麻將」，打著消遣。儉苦的國家如日本，他們也這麼的高興中國「麻將」，難怪在美國要那樣狂熱的風行了。記得春天在上海朋友家住，鄰居的日本人家也夜夜有「打麻將」的聲音。

「妓生」，朝鮮叫妓女的名稱。日本譯音是 *gissha*，簡直與他們叫我「魏樣」沒有分別！起初他們談到什麼 *gissha*，我都以爲在講我什麼；後來才知道全不相關，但我已經很受過刺激了！我們同住有一位很有趣味的先生，這位先生每次吃飯，話特別說的多。他們常談到「妓生」，這位先生說他不知道朝鮮妓生是什麼樣子，並且很不喜歡妓生。另外有一位先生，他是很了然於妓生的情形。當他們談到妓生，無論朝鮮的任何一切，或在我神經過敏，總覺他們有一種特別玩忽的態度。我心下

却一般嘔氣，凡是不能自己掙氣的方面所遭的刺激，我總替這一方面嘔氣。

我更替一切玩忽的人，和一切迷戀的人可怕。迷戀的可怕還沒玩忽的可怕可怕。

大約人與人間的感情是在互相尊重的原則上來的，最好說是相互平等的觀念發生出來的。一位朋友對我談到日本人的對外國人的態度，更教我相信這「玩忽」是可怕。他說：「凡是日本到各國去的人，他們都各人很歡迎所到過的國家的人；可是到過日本的各國人，他們却並不很歡迎日本人。」他的話至少是一部分的事實，至少是一部分歡喜玩忽別人的日本人的影響。因此，我回頭看我們遲鈍感覺的中國人，和載厚負重的朝鮮人，無時無地不在被玩忽，而也無事無物不在使他們迷戀著了，——就像「麻將」和「妓生」！

十六，六，十九。

閒話拾遺

四九 排日平議

豈明

近來排日運動又復開始，而且有日益漫延的趨勢。這是當然的。對於世界列國，中國沒有一個比日本更應親善的，但也就沒有像日本那樣應該排斥的國家了。不問要研究過去的文化，或是建設現在的藝術，中國都不能疎忽了日本，因為千餘年來的交通，文化上發生一種不能分離的關係，凡欲研究本國的歷史文化文學美術的人，如不知道那一國的這些情形，結果便是本國的東西也總是不很明瞭，有些難以了然的地方。正如希臘研究固然為羅馬學者的基本學問，而希臘研究也可以從羅馬去得到極大的參考和幫助，中國與日本在文化研究上的關係正是如此。日本的舊式漢學與近來新式支那學的勃興，即是表明學術上這種的自覺，中國雖然向來看不起所謂東洋人，（其實他看得起那一國人呢？）民國以後却也漸注意于日本文化的考察，不能不說是一種好現象。不過這所說的單是學問藝術一方面，親善固然是應

該，而且還是必要，若從別方面來說，則爲中國前途計，排日又別是絕對的應該與必要了。非民治的日本，軍人與富豪執政的日本，對於中國總是一個威嚇與危險，中國爲自存起見，不得不積極謀抵抗他，排斥他的方法，其次是對付不列顛帝國。日本天天大叫「日支共榮共存」，其實即是侵略的代名詞：豬肉被吃了在別人的身體裏存著，這就是共榮共存。我以前曾說過，「日本人對我們說要來共存共榮，那就是說我要吃你，千萬要留心。日本除了極少數的文學家美術家思想家以外，大抵都是皇國主義者，他們或者是本國的忠良，但決不是中國的好友。」日本的同志是誰？我們試看，謝米諾夫，袁世凱，段祺瑞，……再看他做的什麼好事？出兵！西伯利亞，滿洲，津沽，現在是山東……無論日本怎樣辯解，說這只是保護僑民的，誰又相信？即使保護僑民是可以出兵的，（假如世界上有這個道理，）即使別國都可以出兵，也沒有人能相信日本不搗別的鬼：這都是有過證據，何況這回的出兵就是日本人也承認是侵害中國國權的？排日，所以我說，是當然的。排斥日貨，自然是一種很好的手段，但只是一種，並不是唯一的手段。無論是否如日本紡績業者所笑，排貨是中國自

身的自殺政策，或是能夠給予日本資本家以多少損害，總之在中國此刻是應該厲行的策略，不過此外還必須有積極的根本方法。中國智識應該竭力養成國民對於日本的不信任，使大家知道日本的有產階級，軍人，實業家，政治家，新聞家以及有些教育家，在中國的浪人支那通更不必說，都是帝國主義者，以侵略中國爲職志的；我們不必一定怎麼去難爲他，但我們要明白，日本是中國最危險的敵人，我們要留心，不要信任他，但要努力隨時設法破壞他們的工作。這是中國智識階級，特別是關於日本有多少了解的人，在現今中國所應做的工作，應盡的責任。這不會立刻有效驗，使實業家的錢袋就發生影響，但是在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後，一定會有一種效果，比不買綿紗還要平和而永久的效果，那時或者日本所受排貨的損失固已過去，所得出兵的利益也已消滅了。吃了酸蒲陶，牙齒是要浮的：這是當然的道理，應有的覺悟。B中將會說過，出兵要引起排日，日本是有了覺悟而出兵的。既然如此，那就很好了。

我希望學問藝術的研究是應該超越政治的，所以中國的智識階級一面畢生——不，至少在日本有軍人內閣，以出兵及扶植反動勢力爲對華方針的時代，努力鼓吹

排日，一面也仍致力於日本文化之探討，實行真正的中日共榮，這是沒有偏頗的辦法。但是人終是感情的動物，我恐怕理性有時會被感情所勝，學術研究難免受政治外交的影響而發生停頓，像歐戰時中國輕蔑德文一樣，那真是中國文化進步上的一個損失。不過，這也沒有法子。我們在此刻不能因為怕日本研究之頓挫而以排日為不正當。

五十 關於擦背

登明

日文北京週報二六二號的燕京野史上面講到我的閑話「擦背與貞操」，替順天時報辯護，這樣說道：

「先從裸體行列這事述我的私見罷。裸體行列這件事，實在是有意義的事情，若是隨隨便便莫名其妙地做去，那是無意義；但自以為好的事就決心去幹的蘇俄，已經行過了，這就有深的意義。（案，這一句我不很懂。）這個婦女裸體行列和共產主義全然分離了來講，也不是無意義的事。特別是在向來包足覆乳，古時還把臉都包起來，就是現在也不使肉體觸着空氣的西洋和支那的女子，這樣辦是有意義的事。像日本的女子，這樣辦不辦都可以，西洋和支那的婦女則如不做偏激的事不

能打破偏見。說叫男人擦背，也只為在支那女子是少見的事，所以寫在新聞上，只為見了對於女子的偏見漸漸地消散，覺得頗有興味罷了。」

北京週報的對於中國的態度與意見，我向來覺得是可以佩服的，這回所說的話雖然有點費解的地方，大旨也還不錯。但是，這在北京週報可以如此說，在順天時報却決不能，因為順天時報的對於中國的態度與意見向來是反動的惡意的，衆所共知，無從隱瞞，上邊的話決不得引用作為護符。我們依據順天時報歷來的論調，知道他登載這些新潮的用意有二，即舊禮教的擁護與新勢力的中傷。這正與北京週報記者的意見相反，不知何以偏看不出來？以北京週報之明達，對於本國人，對於同業，似可不必曲為袒護，還不如獨立地披瀝意見更足令人信服呵。

順天時報是無可辯護的。我主張，在中國決不能准外國人來辦漢字新聞。如中國政府有一分生氣，就應該禁止這一類的東西；如日本政府對於中國有半分好意，也應該早把順天時報等自動地撤廢。六月三十日。

五一 打倒智識階級與五民主義 畫室

從前曾在通衢大街的牆壁上各種「反赤」標語的叢林中，看見過「國家主義的十大主張」，當時覺得那「十大主張」並十大反對，實在是「十全」而無一缺的了。但今天我心裏却想，要是再加上這樣的二條：

1. 主張文明結婚 反對公妻邪說
 2. 主張文人御用 反對打倒智識階級
- 不是成爲一打大主張及一打大反對，更其「十二分」地完全了嗎？

但是國家主義的「十大主張」，我已記不甚清楚了，也許這第二條已包含在那「十大主張」中，總之看近來北京的輿論——野居在北京的「智識階級」的不平和隱憂——這主張和反對是非常緊要的。但是我感到這緊要，雖然是由於北京輿論中心的現代評論的幾篇名論所激動，而南京政府的重用人才也大大地刺激了我的。而這主張和反對的根據是這論理「打倒智識階級」即是「打倒智識」。

嗟夫，中國科學已不發達極，智識已幼稚得可憐，而居然唱「打倒」，「中國不亡，是無天理！」嗟夫，

中國政治不修明，官運不通行，而居然唱「打倒」，是非教名人學士去拉車不成？

但是時論家又這樣推測：「打倒知識階級」未必即「打倒智識」。因此，我也就頓從悲觀轉爲樂觀了。自幼辛苦，負笈英美，學成了「智識」，總必有榮身之一日的。倘將來……那時我們必執旗跪道傍，請政府設一些特別部——例如設「閒話部」，部長舉X先生，「創作部」部長Y先生，閩秀部長W太太，等等——以擁護「智識」並保障「智識階級」。

但是所謂「將來」者，遠在將來也，其如野居北京的「智識階級」底眉急何？所以我又忽然感到可提倡「五民主義」的必要了。「五民主義」者，是專備北方當局採納而提倡的。

據說不但某某等前輩已被南京政府借重，且如R，D等新進都已在南京做大官了，則北方當局豈但僅有就三民主義添加「民德」一項，以免軍人反戈，成爲「四民主義」的必要乎；同時即「四民主義」也還有添加「民智」一項，以免文士的南歸，成爲「五民主義」的必要也。七月一日，于北京。